

第一章 莊士敦的顏色傾向論與史特勞德的質疑

本章第一節首先釐清莊士敦的顏色傾向論立場，指出傾向論具有的間接關聯論、主觀論、外部論特徵；

其次，在第二節中則說明史特勞德的對以莊士敦為代表的顏色傾向論的兩項質疑：必然性質疑、一致性質疑。

最後，在第三節中，我們將說明莊士敦如何成功回應史特勞德的必然性質疑。

關於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由於它不僅適用於針對傾向論，也針對了錯誤論，也就是說，它同時適用於針對傾向論與錯誤論這兩種顏色非客觀性理論，因此，將併入第二章關於錯誤論的部份，同時指出傾向論與錯誤論如何成功回應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

第一節 莊士敦的顏色傾向論及其特徵

首先說明莊士敦的顏色傾向論核心部份(1.1)，其次說明史特勞德指出傾向論具有的三大共同特點，而這些也正是莊士敦傾向論所具有的特徵：

【間接關聯論】顏色信念對象與顏色知覺對象並不相同。(1.2)

【主觀論】顏色是一種主觀性質。(1.3)

【外部論】接受「外在物理對象具有顏色」這樣的信念。(1.4)

1.1 莊士敦的顏色傾向論

莊士敦首先釐清，真正的傾向論所主張的，應該是一項同一性命題，而不只是一項雙條件句；他稱真正傾向論所主張的傾向性應為「構成性傾向(constituted disposition)」，以區別於過度簡化的雙條件句陳述。

為什麼真正的傾向論應是主張一項同一命題，而非僅只是主張一項雙條件句？

首先要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如此主張：「我不管其他傾向論者主張什麼，我也不管傾向論應該要如何主張，反正我就是要主張：x是黃色的，若且唯若x具有某種傾向特性；隨便你要叫這種理論什麼，我就是如此地並且僅僅如此地主張。」

當然可以。

那麼，這樣的主張可不可以算做一種顏色的傾向論？如果不可以，為什麼？

我們不要陷入詞語上的爭議；如果你要堅持這種雙條件句主張也算是傾向論的

話，那也可以，重點是要弄清楚我們現在以及莊士敦要談的傾向論含意是什麼——我們要談的是針對「顏色是什麼？」此本體論提問而回答的顏色傾向論；而雙條件句式的傾向論(如果同意它也算是一種傾向論的話)，並未針對此問題而出答案，因此，並非我們討論的主題；本文以及莊士敦所討論的傾向論乃是主張了「顏色就是物體的一種傾向特性」此種同一性主張之傾向論，亦即莊士敦所謂的「構成性傾向論」。

也許還有其他傾向論版本，然而這裡的討論焦點是指莊士敦構成性傾向論，讀者儘可以不同意它才是真正的傾向論，但這並無礙於讀者理解本文。

現在，初步地釐清了傾向論的意涵之後，我們要更具體地指出哪些主張算是傾向論。

莊士敦說，以下三種同一命題都適切地屬於傾向論觀點(雖然各自說法稍有不同)：

- (1) 先天地，紅色性質 = 「在標準條件下，使標準感知者看見紅色」此傾向的標準實現。
- (2) 先天地，「是紅色的」此性質(The property of being red) = 「在現實中的標準條件下，使現實中的標準感知者看見紅色」此傾向。³
- (3) 先天地，在條件Ci下對Si類主體而言的紅色性質 = 在條件Ci下使Si類主體看見紅色的傾向。⁴

這三種傾向論意含彼此不同；(1)限定了一物體若是紅色的則必須是在紅色傾向性的標準實現狀態下，也就是說，說一個東西是紅色的，就等於說一個具有紅色傾向的東西標準地實現了；注意這種說法並不是單純以紅色感知的出現為依據，它仍是以物體是否具有「在標準條件下，使標準感知者看見紅色」之傾向特性為依據，只不過再進一步限定於此傾向的實現狀態下；(2)則並未要求傾向特性的實現，而只是以傾向特性本身作為物體的顏色特性。

(3)與(2)相同處在於都指定顏色為傾向性本身，而不指定於傾向之實現性；但(3)與(1)、(2)則有著一項較重大的差別：(1)、(2)都籠統地提到「標準條件」，(2)又更具體地指定於現實世界中的標準條件；(3)則使用變數化的觀察條件指定與主體

³ (1) 和 (2) 的主要差異在於，(1)中的“標準條件”，“標準感知者”一詞並未固定指涉著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感知者，而(2)中的則固定指涉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條件、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感知者。

⁴ 這是一種相對論式的傾向論，因可相對於各種條件、知覺主體，故無標準與否可言。

類別指定，這一方面避免了「何謂標準條件？」的棘手課題，另一方面也使得顏色成爲一種取決於條件差異、主體差異的相對性特性。

無論如何，依據莊士敦，這三種都可以算是顏色傾向論。

那麼，莊士敦自己主張的傾向論到底是上面哪一種呢？

莊士敦對自己的傾向論的標準陳述乃是：

(J) (先天地)蒼綠色 = 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

這可視爲(2)與(3)的一種中間體：它使用變數化的觀察條件指定與主體類別指定，所以並不限定於特定主體類別(例如人類)，也並不限定於這個現實世界中的標準條件；但是他又將變數範圍限定於標準條件、標準觀察者，因此也排除掉了「其他可能世界中的觀察條件、觀察主體、但卻並非該可能世界中標準狀態」的情況。這是一種非任意的顏色相對性理論。

針對上面這類傾向論主張，莊士敦設想了三種訴諸可想像情況的質疑，並指出，這三種想像情況，並不會如一些學者所誤解的，會對構成性傾向論構成困難。

第一種情況：擬態 (Mimicking)

有可能從一個綠色物體中央發射出一種射線，該射線直接作用在我們大腦的視覺皮層上，使得綠色的物體在任何觀察情境下，在我們看來都是紅色的。

第二種情形：改變 (Altering)

有一隻極膽怯並且具高度預感力的變色龍。牠在黑暗中是綠色的，但是一旦將要被捉出來觀賞時，牠就會事先預感到，並且立刻變成紅色。

第三種情形：掩蓋 (Masking)

有一個透明的物體，它的表面是綠色的，從它的內部總是照射出足夠強度的橙光，掩蓋過它的綠色，使我們從未，並且幾乎永遠不會把它看成是綠色的。

首先說明爲何這三種想像情況並不會對第(1)、(2)類構成性傾向論構成困難。

可以初步這樣回應：它們都不符合(1)、(2)中的「日常標準條件」要求，都屬於特殊情況，因此，縱使這些情況都真實發生，也都不構成對(1)、(2)的質疑；傾向論者可以要求把這三種情況中的特殊因素排除，回歸日常標準條件，那麼，根據三種情況所述敘的內容，可知根據(1)、(2)兩種傾向論，這些物體都仍然是綠色的。

此種回應的困難在於：訴諸籠統的所謂「日常標準條件」，並不夠嚴謹，將會進一步面對這樣的質疑：「究竟所謂日常標準條件的內容是什麼？具體包含哪些條件限制？」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界定何謂「日常標準條件」，並依此而更具體說明「擬態」、「改變」、「掩蓋」這三種情況哪裡不符合日常標準條件。

但問題是，幾乎沒有人曾經完整、成功地說明何謂「日常標準條件」，而本文目前也無法完成此項工作，只能假設這是個可以被解決但仍有待被完成的合理預設。

但雖然目前尚不能完整的界定「日常標準條件」，但是，它包含以下兩項內容應是無疑問的：(i)它必須符合常識對顏色的範疇分類：顏色是物體的表面特性；常識當然不能照單全收，傾向論的要點可以說就是在針對某些常識的顏色概念做修正，甚至顛覆，尤其是常識認為物體的顏色特性就是我們所見的顏色感知；但是，常識對顏色的範疇分類：顏色是物體表面的性質，則應該被視為顏色特性(如果有此種特性的話)的基本要求，任何要肯定顏色性質存在的理論，都應該遵守此點，否則，我們會認為它所謂的「顏色」與我們日常所說物體的顏色，只是名稱相同而已，其實卻是不同的性質；因此，日常標準條件須包含此要求：不要有干擾物體表面特性發揮正常作用的情況出現(ii)日常性的要求應受到重視；但何謂日常性？可以從幾點來逼近考慮：通常狀況下的、大多數情況下的、非特殊狀況下的。

筆者認為，基於此兩點，已足以說明為何「擬態」、「改變」、「掩蓋」這三種情況不符合日常標準條件的要求，因而無法威脅(1)、(2)類傾向論。

針對擬態：造成大腦紅色知覺反應的，是該物體內部的射線，如果排除掉此射線，該物體的表面特性，在日常標準條件下，還是會造成綠色綠色感知；而上面已指出，物體的顏色應是其表面特性，故在指定物體顏色時，故應以其表面特性為準；在擬態的這個情況下，物體的表面特性對大腦的作用被內部射線干擾了，故而不算符合日常標準條件；人們一開始如果不知道此物體有這種內部射線存在，的確會將它歸類為紅色的物體，並且認為紅色就是物體的表面特性，而一旦人們發現了它有這種內部射線，並了解如果沒有這種射線，依該物體表面特性，它看來會是綠色的，那麼，人們會修正原先的認定，而改說：「這個東西看起來雖然是紅色的，但其實它是綠色的。」

針對改變：這隻變色龍是特殊的，牠極膽怯，並且更離奇的是，牠竟有高度的預知能力——預知人們將觀賞、展示牠，而提前變色，那麼，我想這已經足以指出這並不符合日常性要求、不是大多數情況下的、是特殊情況下的；通常的變色龍並不是這樣的；因此這個想像情況也不符合日常標準條件之要求。

至於這三種「掩蓋」情況與第(3)類傾向論的關係，則與上述(1)、(2)情形不同；(3)可以算做是一種「相對性的顏色傾向論」，它並不限指於日常標準狀況，而容許

物體依狀況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顏色；那麼，上述三種想像情況便與第(3)類傾向論相容；針對「擬態」情況，(3)會說：在日常標準條件下，該物體是綠色的，在此種「擬態」的情況條件下，該物體則是紅色的；針對「改變」情況，(3)會說：在日常標準條件下，該物體是綠色的，在此種「改變」的情況條件下，該物體則是紅色的；針對「掩蓋」情況，(3)會說：在日常標準條件下，該物體是綠色的，在此種「掩蓋」的情況條件下，該物體則是紅色的。

因此，「擬態」、「改變」、「掩蓋」這三種想像情況，並不會對(1)、(2)、(3)這三類構成性傾向論構成困難。

但是，莊士敦指出，上面的案例⁵的確能對以下這種過度簡化的雙條件句陳述造成困難：

(4)先天地，X在Ci下對Si來說是紅色的，若且唯若在Ci下X在Si來看是紅色的。

或許有人認為，面對上述三種想像情況時，(4)的問題並不在於使用雙條件句本身(雖然我們前面已經指出使用雙條件句的界定並非真正的構成性傾向論)，(4)的問題在於其雙條件句的後項是非傾向論式的、是簡化為實際感知狀況的(「看來是紅色的」)。

根據上面的看法，人們或許可以構作一個(4)的修正式如下：

(4')X在Ci下對Si來說是紅色的，若且唯若在Ci下X有對Si造成紅色知覺的傾向。

但是這樣的修定後還是有問題的，那三種情形仍會對(4')造成困難，原因在於那三種情形並不是指在標準條件中。

其次，須注意(4)也並不僅僅只是使用雙條件句來界定顏色，它還前綴了“先天地”一詞。

莊士敦在(4)這裡似乎在試圖陳述出一種語意分析性的主張，也就是說，莊士敦似乎認為，「先天地，p若且唯若q」若為真，乃是基於對p、q的先天性語意分析，亦即，p、q二者相互涵衍(mutual entailment)；那麼，從(4)就可推出真正的本體論上的顏色同一理論；就像以下的例子一樣：

Ex. 先天地，張三的爸爸的爸爸身高170cm，若且唯若，張三的祖父身高170cm。

⁵ Johnston, M. 1992. "How speak of the colors." *Readings on Color Volume 1: The Philosophy of Color*, Mark Johnston, MIT p.145. (以下開始以「Mark Johnston, 1992」為簡稱)

以上先天雙條件的成立是根據語意分析的：「爸爸的爸爸」的意思跟「祖父」的意思是相互涵衍的；而這也就可以推出，張三的爸爸的爸爸跟張三的祖父是同一個人、張三的爸爸的爸爸身高170cm跟張三的祖父身高170cm是同一件事；因此，從這個先天雙條件句，可以推出這個本體論同一命題：「張三的爸爸的爸爸身高170cm=張三的祖父身高170cm」。

因此，(4)的問題也不在於它只是非本體論同一命題之雙條件句——它是先天成立的雙條件句，並且可以推出本體論同一命題；(4)的問題在於：它對顏色概念的分析是非傾向論式的。(4)與傾向論的分歧便在於二者對顏色概念的分析有所不同。

莊士敦稱(4)這種主張是「過度簡化的傾向論」，但筆者認為它其實根本不能算是一種傾向論，或者，如果他被主張者宣稱為是一種傾向論的話，那麼其實便是對傾向論的錯誤陳述。

那麼，根據(4)這種對顏色概念的分析，莊士敦認為，上面三種想像情況情形就會對這種「過度簡化的傾向論」造成困難。

前述三種想像情況如何對(4)會造成困難？以「改變」情況說明如下。

這要對比於(1)、(2)來看才比較好說明；主張(4)的過度簡化傾向論者，在「改變」的情況下，就必須說變色龍是紅色，因為確實每次當知覺者看到它時都有一個紅色的感知，然而變色龍並不因此種實際感知情況而就是紅色的，變色龍應該還是綠色的；(1)、(2)種傾向論很可以說明此點：變色龍的顏色的歸屬，固然應該要根據其造成感知反應的傾向特性，但是還是要考慮是不是在標準條件下，因此在(1)、(2)看來，牠應該還是綠色的。

傾向論者莊士敦是把顏色傾向理解為一種構成性傾向(constructed disposition)。所謂構成性傾向是指有X的某些內部特性，排除掉擬態、改變、掩蓋的情況下，將在某個環境下在知覺者身上造成R的反應。這些X的內部特性乃是X在某個知覺者上傾向於R的構成基礎(constituting basis)。因而可將此種構成性傾向理解為一種高階性質(higher-order property)：具有某些內部特性⁶，排除掉特異情況下，這些特性將產生所指傾向的實現(having some intrinsic properties which, oddities aside, would caus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posi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manifestation)。⁷

⁶這裡的“某些”不能理解為固定指涉的(rigidified)，否則就是第一序的初性論

⁷ Mark Johnston, 1992, p.147.

1.2 間接關聯論

對於一般日常人來說，我們相信外在物理對象具有的顏色，正是我們所看到該物體的顏色。例如，張三相信外頭的相思樹是蒼綠色的，正是因為他看到外頭的相思樹是蒼綠色。也就是說，一般人的顏色觀念是屬於直接關聯論 (direct connection)，我們相信該物所具有的顏色性質，就是我們感知中對該物的顏色知覺。

傾向論者反對此種直接關聯論，而主張顏色信念與顏色知覺之間的一種間接關聯論 (indirect connection)。⁸

依傾向論者的間接論觀點，我們針對外在物理對象所獲得的顏色知覺，其實並非傾向論者相信該物體本身所具有的顏色性質 (亦即物體所具有的傾向)。

舉例來說，某位如莊士敦的傾向論者，對窗外的相思樹有一個蒼綠色的顏色知覺，同時他相信外頭的相思樹是蒼綠色的，這兩個陳述中的“蒼綠色”一詞，對該傾向論者而言，便各自代表不同的性質；在顏色知覺中的蒼綠色，就是他所見到的蒼綠色視覺感知，而他相信那棵相思樹所具有的蒼綠色性質，乃是該樹 (在適當條件下) 造成他產生蒼綠色感知的那種傾向；此即顏色知覺與顏色信念間的間接關聯論。

依此種間接關聯論，顏色知覺與 (物體) 顏色便被區分開來。

正因為傾向論者在顏色知覺與顏色信念之間採取此種間接關聯論，因而，傾向論乃一方面保住了「外在物理對象具有顏色性質」此類信念，另一方面又使此種顏色性質，作為一種「造成認知主體某些顏色知覺」的傾向性，因而具有依賴於 (depend on) 認知主體狀態為何的主觀性。

以下將先說明為何傾向論是一種主觀論，其次說明傾向論如何保存「外在物體具有顏色性質」此信念。

1.3 主觀論——顏色是一種主觀性質

史特勞德分別針對顏色知覺與 (物體) 顏色，指出了傾向論為何是一種的主觀論。

首先針對顏色知覺。

傾向論者如何說明顏色知覺？對此，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非意向論觀點的理解：視顏色知覺為各具特性的感覺，而並非關於任何物體的感知 (perceptions of anything)，也不具有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意向論觀點的理解：另一種理解的方式是視顏色知覺為關於某物的知覺 (perception of something)，或是關於某物性質的知覺 (perceptions of the properties of

⁸ Barry Stroud, QR, p118.

something)，但並不是關於顏色信念所判定物體具有的那種性質。依此，我們所見的顏色就是所見視域或者其中視覺板塊的性質(visual patches or areas of one's "visual field")，並不是物理對象的性質。⁹

史特勞德指出，無論依照哪一個觀點來理解顏色知覺，知覺者對外在物理對象所獲得的顏色知覺都不是獨立於知覺者以外的外部世界中任何物理對象的性質。

以非意向論觀點的理解方式來說，若將顏色知覺理解為非意指性的感覺，那麼所感知的顏色(perceived colours)就只是這種感覺特性；若知覺者不存在，則也沒有所知覺的顏色存在。

若按照意向論觀點理解的話，則認為顏色知覺是意向性的，但它們所意指的並非外在物理對象的性質，而是直接所見者(亦即視覺板塊)的性質。依此，所知覺的顏色(perceived colour)仍然是主觀的：它是一種取決於「『當被知覺到才存在』之事物(也就是視覺板塊)」的性質。如果沒有正在進行感知的知覺者，也就不會有這種事物(視覺板塊)，因此也沒有「關於這種事物(視覺板塊)的所感知性質」(no perceived properties of such things)，因此也可說並沒有所感知的顏色。

其次針對(物體)顏色。依照史特勞德，傾向論觀點下的顏色性質如何可說是一種主觀性質？物體的顏色依傾向論觀點並不同於所感知的顏色，也可以說是主觀的——以與上面不同的方式來說：

一個物體是什麼顏色的，取決於正常人類感知者對該物體的反應特性為何。依照雙條件式，要決定某物體的顏色是什麼，就必然地要涉及特定感知者的顏色知覺。一個物體之為有顏色的，並不需要任何感知者的實際存在，也不需要任何顏色知覺(perceptions of colour)的存在；但它的確取決於特定進行感知主體將於該物體所獲得的感知特性是什麼。

依此觀點，一個物體之有某種顏色，並不獨立於人類感知者及其感知等相關事實之外。

1.4 外部論——接受「外在物理對象具有顏色」這樣的信念

說明了傾向論的主觀論特性後，以下將說明傾向論者如何試圖保住「物體具有顏色性質」此信念。

以莊士敦式的傾向論同一命題為例：

⁹ Barry Stroud, QR, p119.

(先天地)蒼綠色 = 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

根據此同一命題，凡是符合上述同一符號右項所描述的特徵之物體，都具有蒼綠色性質，亦即，凡是具有「在C下使S類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此傾向者，都是蒼綠色的。例如我窗外的相思樹。

因此，顏色作為此種的傾向，完全可以說是屬於外在物理對象的性質。

這也就是說，某物是否具有蒼綠色此性質，是可真假地決定的；或者說，“窗外的那棵相思樹是蒼綠色的”此陳述，是具有可決定真假值的真值條件的，並且，若以真值條件作為陳述之意義，則該陳述便完全是有意義的。

此點可以從雙條件句的形式來較清楚地表示出來

從上述同一命題可以推出以下的雙條件式：

(先天地)X是蒼綠色的 \equiv 在標準條件C下X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¹⁰的傾向

因而，從雙條件句的右件條件是否滿足，傾向論者便可決定物體 X 是否是蒼綠色的，或者說，物體 X 是否具有蒼綠色性質；若雙條件句的右件滿足，則可決定 X 就是蒼綠色的。

傾向論者如此地保住了關於物體顏色的談論的真值意義，並維持了物體具有顏色性質的信念。

但必須注意：此時傾向論者所理解的蒼綠色性質，就不同於一般人日常所理解的性質，而是X的「在特定條件下，在知覺者主體上產生蒼綠色感知」這種傾向特性。

傾向論者可以由此種傾向特性，來解釋前述的顏色主觀性。

依傾向論，外在物理對象的顏色，做為一種傾向，乃是一種關係性的性質 (relational feature)¹¹，而非獨立的性質 (categorical feature)。在此關係性意義下，顏色可以說是一種主觀性質 (subjective)，它依賴於知覺者主體的感知反應。

¹⁰ 但需注意，從此雙條件是無法推出傾向論的同一命題；例如，從「(先天地)X是三個角 \equiv X是三個邊」無法推出「有三角形 \equiv 有三邊形」。莊士敦稱以此雙條件式為傾向論命題者，乃過度簡化了傾向論，參見其 “How to speak of the colors”，1992，p145.

¹¹ 所謂關係性質，可以理解為：必須在一關係脈絡中來加以定義的性質。

這種傾向關係的主觀性，時常容易被誤解為「當無認知主體時，便不存在」，因此必須小心辨明。

以傾向論的論點來看，一個外在物理對象的傾向能力並不是總是要運作著，才能說此物體具有某個傾向。因此，一個外在物理對象即使並沒有引起知覺者主體有任何的顏色知覺時，傾向論者認為該物體仍可以是有顏色的，只要當雙條件句的右件一滿足時。例如，在天色昏暗的情形下以及沒有人看到相思樹的情況下，林中的相思樹依然有顏色，因為只要知覺者在良好的視觀條件下，他就可以看到相思樹是蒼綠色的，就像玻璃的可碎性一樣，玻璃不一定要在我們面前碎裂，我們才知道玻璃有可碎的性質，只要確知「當可碎的條件一被滿足，那麼玻璃就會碎裂」，便可以說玻璃具有可碎性，縱使造成玻璃碎的條件時常會不滿足。¹²

第二節 史特勞德對傾向論的批評

史特勞德指出，任何的傾向論要成功必須滿足下面三個條件¹³：

<1> 物體的顏色依賴於該物體在認知覺者主體所造成的知覺反應為何。

(the colors of objects depend on the kinds of perceptual responses the objects are disposed to produce in perceiving subjects.)

<2> 傾向論同一命題若要為真，則須必然地為真。

(the relation between an object's having a certain specified disposition and its being a certain color holds with necessity.)

<3> 傾向論者的同一命題裡，用來定義顏色的所謂「顏色知覺」，不能預設任何非傾向論式的、非主觀性的物體顏色信念，例如，日常直接論下的物體顏色信念。

(the perceptual responses which serve to define the particular disposition with which an object's having a certain color is to be identified are specifiable independently of presupposing that any objects are colored in a non-dispositional or non-subjectivist way.)

<1>所指即前述傾向論的主觀論特性，可稱<1>為主觀性條件。

<2>訴諸了「同一命題若為真，則必然地為真」此原則；自Kripke之後，此原

¹² 由此例亦可見出，並不是所有的傾向性質都是主觀的，像可溶性也是某種傾向性質，但可溶性是客觀的物理傾向性質。

¹³ Barry Stroud, "Unmasking and Dispositionalism: Reply to Mark Johnston", p209,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LXIX, No.1, July 2004

則幾乎已被多數學者視為基本邏輯律所接受，而本文在此也無意質疑此點；稱<2>為**必然性條件**。

<3>所要求的其實就是立場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傾向論者在形成、理解、運用其傾向論同一命題時，不能暗地裡又運用、訴諸了非傾向論式的顏色信念；稱<3>為**一致性條件**。

我們認為，史特勞德上述三個條件的要求是合理的：<1>所要求的，本來就是顏色傾向論的核心立場；<2>乃是針對哲學上所有同一性主張都成立的普遍性要求，並不是特別針對顏色傾向論而已；<3>則可以說是對所有合理哲學立場的基本要求。

現在，史特勞德認為：由於無法滿足必然性條件<2>、一致性條件<3>，所以傾向論不能成立。

因此，若真如史特勞德所言，傾向論無法滿足條件<2>或<3>其中任何一個，那麼，就算不能當下就對傾向論構成決定性的反駁，至少也都會構成嚴重的困難；但問題是，是否傾向論(以莊士敦為準)真的無法滿足條件<2>或<3>？

本節將先說明史特勞德的兩項質疑：必然性質疑(2.1)、一致性質疑(2.2)；其後，在第三節中將先看莊士敦能否針對此必然性質疑而成功捍衛傾向論。

2.1 史特勞德的必然性質疑

首先須說明為何同一命題若為真則須是必然地為真？

2.1.1 同一性與必然性

同一命題若為真，則須是必然地為真。

因此，莊士敦的傾向論的同一命題，若為真，則也須必然地為真。

那麼，莊士敦的傾向論是否合此要求？

讓我們看他所主張的傾向論同一命題：

(先天地)蒼綠色 = 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

莊士敦的同一命題所前綴的乃是“先天地”一詞，而非“必然地”一詞；但從先天性的確可以推出必然性，所以莊士敦的傾向論命題就陳述方式來看，的確符合「同一命題若為真則必然為真」的要求。

與「必然地真」相對的是「適然真」，「適然真」的要求就沒有那麼嚴謹，只要在此現實世界為真時，就可以說是適然地為真，例如：“西班牙的首都就是巴塞隆

納”此語句(依照一般對“首都”的城市角色性或功能性解讀法)，乃適然真的語句，因為它雖然在此現實世界裡為真，但在其他的邏輯可能世界中，此陳述卻有為假，亦即：邏輯上有可能，西班牙的首都不再是巴塞隆納，也就是說，邏輯上有可能，不再由巴塞隆納這個城市，而改由西班牙的其他城市扮演扮演首都此項功能角色。

因此，若依「同一命題若為真，則必然地為真」此自然性要求，則「西班牙的首都就是巴塞隆納」此同一命題，日常中雖通用，但嚴格說來，乃是假的(如果“首都”的意思就是指扮演某種角色性或功能性的城市的話)；也可以這麼說，雖然它在日常生活中通用，但並不是合格的、真正的同一命題。

在此，與本文莊士敦傾向論相關的，則是先天必然的同一命題；因為，很清楚地，莊士敦的傾向論同一命題的陳述形式乃是：

(先天地)蒼綠色 = 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

這也顯示了，依莊士敦的傾向論，其同一命題之為真，乃是基於先天地概念間關係而為真，亦即，基於「蒼綠色」概念與「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概念之關係便可顯示出其同一性：「一個物體是蒼綠色」的意思與「一個物體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的意思相同，所以，「一個物體是蒼綠色」這件事與「一個物體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這件事是同一件事。

所以莊士敦的傾向論同一命題，無疑符合「同一命題若為真，則必然地為真」此必然性要求。

但史特勞德卻仍針對莊士敦的傾向論提出必然性質疑。

2.1.2 史特勞德的必然性質疑

而史特勞德質疑傾向論同一命題無法符合以下此項必然性條件。

史特勞德首先認為莊士敦式的傾向論者所主張的乃是以下的傾向次性化的雙條件句：

X是蒼綠色的 \equiv 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會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

然後，史特勞德再指出主張，傾向論僅僅如此主張是不夠的，傾向論還必須主張此雙條件句乃是必然地為真；也就是說，傾向論的主張必須是：

必然地，X是蒼綠色的 \equiv 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會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

史特勞德的說明如下。

他同意上述雙條件式事實上很可能是真的；但是，若將上述雙條件式中的“蒼綠色”代換為“圓體的(ovid)”一詞，則所成的關於「圓體」的傾向次性化雙條件式也會是真的：

X是圓形的 \equiv 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會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圓形感知。

因此，僅僅此傾向次性化的雙條件式之為真，並不足以區分「是蒼綠的」、「是圓體的」的差異；以次性/初性之分來說便是，無法區別蒼綠色之為次性與圓體之為初性的差別——僅僅雙條件為真無法區分次性初性之差別；也就是說，以上傾向次性化雙條件陳述之真，並不足以推出圓體就是一種次性(物體的形狀是初性)，因此，從雙條句從傾向論雙條件句之真，並不足以推出顏色是一種傾向次性。¹⁴

再舉以下雙條件式為例：

X是一隻大象 \equiv 正常的人類感知者，在感知環境C下與X處於關係R時，傾向會使人獲得一種大象形貌感知

此雙條件很可以為真，但它的為真，並不就表示出了大象之所以為一隻大象，乃是在於其造成特定感知的傾向，或者，大象之所以為一隻大象，乃是取決於人類某種特定感知的可能出現，所以，此關於大象的傾向次性化雙條件之真並不足以推出大象大象是一種傾向性——大象當然是一種外部客觀的生物！同裡，從關於顏色的傾向次性化雙條件句之真，也不足以見出顏色是一種傾向次性。

因此，上述蒼綠色雙條件式之為真，並不足以支持關於「X是蒼綠色的」的主觀傾向論觀點。

僅僅告訴我們關於蒼綠色物體的具有某種充分必要的傾向性事實是不夠的；傾向論者必須要指出關於蒼綠色物體的一項必然為真的事實：一物體之為蒼綠色究竟指的是什麼？亦即必須告訴我們：當我們指稱一個物體X說“X是蒼綠色的”時，

¹⁴ 依傳統劃分，所謂次性，即是第二序的物體的傾向性，例如易碎性，所謂初性，即是物體第一序的結構特性，例如體積、形狀。

我們所說的意思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所說的“蒼綠色”，指的究竟是什麼？

傾向論必須說的是：我們所說的“蒼綠色”，指的就是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會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這一種傾向性。

而能夠符合此條件的雙條件句陳述，必須是必然性的：必然地，X是蒼綠色的
≡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會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

從史特勞德此處對必然性要求的說明，顯示了他對所謂傾向論雙條件式所要求的必然性，乃是概念性的先天必然性，這與莊士敦的傾向論同一命題的先天必然性，在先天性此點上是一致的。

史特勞德設想以下三種情況，並主張其設想情況是可能的，因而據以推翻傾向論雙條件式的必然為真性，並且進而造成了傾向論的困難¹⁵：

情況1：假設人類並未發展出眼睛，其他方面則一樣，那麼就算它們與一顆黃色檸檬處於指定的條件下，也不會有黃色感知。

情況2：假設有一種人類的眼睛發展成從黃色檸檬獲得藍色感知，從藍色檸檬獲得黃色感知；但當我們考慮他們與我們的差異時，我們不必假設成熟的檸檬不是黃的。¹⁶

情況3：假設有一種人類，感官機制與我們完全相同，但其所處世界的自然律與我們不同，當他們與一顆黃檸檬處於指定關係時，獲得藍色感知，與藍色事物處於指定關係時，獲得黃色感知。

上述三種假想情況旨在顯示以下兩種可能性：<i>雙條件句左項成立而右項不成立，也就是說，有可能蒼綠色的物體在標準條件下並無(對標準感知者)造成蒼綠色感知之傾向<i>雙條件句右項成立，而左項不成立，也就是說，有可能有物體在標準條件下有(對標準感知者)造成蒼綠色感知之傾向，卻不是蒼綠色物體。

上述情況在現實世界中皆不是真的，但史特勞德主張，只要這三情況中任一種是可能的，則傾向論的顏色雙條件句顯然並非必然為真，頂多適然地為真；而這也就涵蘊著：傾向論並不是真的。

整理其論證如下：

¹⁵ Barry Stroud, QR, p.128.

¹⁶ 請參閱天下文化出版的《錯把太太當帽子》第一章的案例

<1>傾向論所主張的雙條件句一定要必然地為真。

<2>根據上面情況1、2、3的顯示，傾向論雙條件句不是必然地為真。

<3>所以，傾向論是不成功的。

這就是史特勞德對傾向論的必然性質疑。

2.2 一致性質疑

史特勞德指出，傾向論若主張「以黃色為例，物體的黃色就是在(現實世界的)標準條件下(對標準觀察者)看來是黃色的之傾向」，就會把問題拉回到：一個人(包含傾向論者)要如何才能夠具有黃色感知反應？並且，一個人(尤其是傾向論者)如何能夠瞭解並認識到某人具有黃色感知反應？

如果說顏色知覺是具有意指性的，那麼又會有問題：某物如何可以對某感知者看來是黃色的？該感知者是否必須具有某種關於「黃色物體」的概念？

如果必須具備某種關於黃色物體的概念的話，又並且，如果此種概念又涉及「以黃色感知確證了物體是黃色的此信念」的話，那麼，任何可以看見我們所看見東西的人，並且，任何了解關於物體顏色概念的人(針對傾向論者)，就都是「以黃色感知作為物體黃色信念之確證」而相信物體是有顏色的，簡言之，就是相信了日常直接論下的黃色物體信念。¹⁷

但是，這就使得傾向論的立場並不一致，因為，傾向論者對顏色知覺的理解，必須符合其間接論立場：他必須能，必須能獨立地說明(*independent specification*)條件式右項中黃色感知，亦即，必須能夠不預設直接論的「顏色是外部物體的性質」信念。¹⁸

整理其論證如下：

<1>傾向論者主張物體的顏色，是物體造成認知主體身上特定顏色知覺的傾向，而不是認知主體身上的顏色知覺，因此反對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為間接論)

<2>所以，傾向論者藉由顏色知覺(的概念)而界定顏色。

<3>而<2>涵衍(*entail*)著傾向論者具有並瞭解顏色知覺(概念)。

<4>具有並瞭解顏色知覺(概念)，又涵衍著相信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

¹⁷ Barry Stroud, "Unmasking and Dispositionalism: Reply to Mark Johnston", p210,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LXIX, No.1, July 2004.

¹⁸ Barry Stroud, OR, p.127 以及該頁(註 1).

<5>根據<2><3><4>，可推出傾向論者相信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

<6>根據<1><5>，傾向論者的主張是不一致的。

這是史特勞德對傾向論的一致性質疑。

第三節 莊士敦回應必然性質疑

因此，莊士敦必須分別答覆史特勞德的必然性質疑與一致性質疑。

由於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不僅針對傾向論而發，也針對了錯誤論，並且，由於傾向論與錯誤論對一致性質疑的答覆是相同的，所以，對一致性質疑的反駁，將合併入第二章中，錯誤論對一致性質疑的答覆之內；本節章只探討傾向論如何反駁必然性質疑。

但在回應必然性質疑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傾向論同一命題中“標準條件”一詞所涉及的一些問題(3.1、3.2)。

3.1 “標準條件”的兩種解釋

依據傾向論，物體的黃色性質，就是它在標準條件下(含標準觀察者條件)，造成黃色感知的傾向。

莊士敦指出，這裡的“標準條件”一詞可有兩種不同的解讀方法：固定指涉現實世界的標準條件(rigidified)與非固定指涉現實世界的標準條件(non-rigidified)。

不同的邏輯可能世界可以有不同的標準條件，在我們現實世界是標準的條件，在其他邏輯可能世界中則不一定是標準的，而其他邏輯可能世界裏的標準條件，則不一定是我們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條件。

傾向論是否必須主張：在一可能世界中，一顆成熟的番茄，其化學結構與我們現實世界中的番茄一樣，但標準地看來(依該世界的標準！)卻是紫的，但無論如何仍是紅的，因為它在我們現實世界中標準地看來(依我們現實世界的標準)是紅的？

對傾向論者來說，這個問題就是在問：是否“標準條件”一詞必須固定指涉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條件？(For a dispositional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rigidify, i.e., fix on actual responders and actual conditions.)¹⁹

莊士敦雖然說大部分人都會傾向固定指涉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條件，但他似乎認

¹⁹ Mark Johnston, 1992, p. 155.

為傾向論對此可以是開放的，重點是，不管選擇哪一種解讀法，都是合格的傾向論。²⁰這其實顯示了莊士敦傾向論的相對論特性——同一物體的顏色可以是相對於不同標準條件而有所不同的。下段更將進一步指出，此種顏色相對性不僅容許於不同的邏輯可能世界之間，甚至也容許於我們的現實世界裡。

3.2 現實世界中多元標準的多元可能性問題

縱使我們將“標準條件”解讀為現實世界裡的標準條件，會不會可能有多元標準條件的情況發生？

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中，何謂標準、何謂不標準呢？

以「標準知覺者」為例，或許有兩種看法，其中之一：所謂標準知覺者就是指大部分的人，因而色盲在這個意義下就不屬於標準知覺者。

但是如果「標準」是以數量的多寡來當作評判的話，那麼它還是會面臨一項困難：就是如果對立的人數各是一半，那麼該說誰是標準、誰又是不標準呢？比方說，倘若世界剛好有一半的人都是色盲，則到底哪一半的人口才是屬於標準呢？

再試想以下的情形：假使現在世界就只剩下張三與李四而沒有其他的人類，張三在標準觀察條件下看到相思樹的顏色是蒼綠色，而李四在同樣的標準觀察條件下看到的顏色是灰藍色，則林中的相思樹到底是什麼顏色呢？

在上面這些情況中，哪些觀察者才算標準觀察者？而相思樹的顏色又該如何決定？

這並不會對莊士敦的傾向論構成困難；以第一個例子來說，傾向論會主張，物體的顏色，對一半的人來說是一種，對另一半的人來說又會是另一種，兩邊的人都算是標準觀察者；以第二個例子來說，傾向論會主張相思樹的顏色，對張三來說是蒼綠色的，對李四來說則是灰藍色的，兩個人都算是標準觀察者。²¹

也就是說，傾向論者並不排除現實世界中標準條件的多元可能性，他並不需去證明只有一個同樣的標準條件；對傾向論來說，顏色本來就是相對於標準條件的；顏色相對性正是莊士敦傾向論的核心精神。

難以接受顏色相對性的人，會認為如果一個物理對象是蒼綠色的話，則它不可能又同時是灰藍色；反之亦然。他們因此認為這造成了傾向論的困難。

但其實是這些人自己隱涵了這樣的想法：外在物理對象有它屬於本身的顏色，

²⁰ Mark Johnston, 1992, p. 155.

²¹ Mark Johnston, 1992, p. 158.

不因外在觀看環境的變動而變化其顏色，就像餅乾盒本身有其客觀的大小，一個直徑17公分的長方形餅乾盒不會因為觀察者觀看它的距離的改變而其直徑的大小也跟著變長或變短。這是一種初性論的想法。

但是，初性論的想法正式傾向論所反對的！傾向論堅持的是主觀性、相對性、傾向性的次性論。

因此，除非預設了初性論觀點，否則，由標準條件多元可能性導出的顏色多元可能性，並不會對傾向論構成困難。

3.3 回應必然性質疑

莊士敦批評史特勞德誤解了傾向論的主張；傾向論主張的是一項同一命題，而不只是一項雙條件句。²²

筆者將指出，莊士敦的批評是正確的，但很可惜，仍不足以反駁上述的【一致性論證】。

3.3.1 同一命題 Vs. 雙條件句

傾向論主張的是顏色與傾向性的同一性；它所主張的是真正的同一命題；他要告訴我們物體的顏色與其某種傾向其實是同一件事：

(先天地)蒼綠色=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

傾向論所主張的，並不是(史特勞德所以為的)這樣的傾向性雙條件句：

x是蒼綠色的⇔在標準條件C下傾向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

莊士敦對史特勞德的這項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史特勞德並未正確陳述出傾向論者的主張；事實上，史特勞德在後來與莊士敦的文章往返中，也已經無異議地接受此項更正。

但是這並無法真正反駁史特勞德的必然性論證，只要經過適當修改，必然性論證仍可用來威脅傾向論。

3.3.2 修正必然性論證

首先，雖然傾向論同一命題不能等同於所對應的傾向性雙條件句，但是，從傾

²² Mark Johnston, "Subjectivism and "Unmasking"", p198,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LXIX, No.1, July 2004

向論同一命題，卻可以推論出所對應的傾向性雙條件句是必然為真的；推論如下：

<1>若「(先天地)蒼綠色=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則「(先天地)x是蒼綠色的=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綠色感知」。
<2>若「(先天地)x是蒼綠色的=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綠色感知」，則「(必然地) x是蒼綠色的=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綠色感知」。
∴<3>若「(先天地)蒼綠色=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蒼綠色感知的傾向」，則「(必然地)x是蒼綠色的=在標準條件C下使S類標準觀察者產生綠色感知」。

因此，史特勞德所質疑的傾向性雙條件是否必然為真，同樣能夠威脅到傾向論同一命題是否為真。

依此，只要對史特勞德【必然性論證】的前提稍作修正以釐清同一命題與必然雙條件句之差別，仍可繼續構成對傾向論的挑戰：

【必然性論證*】

<1>若傾向論同一命題為真，則所對應的傾向性雙條件句也必然地為真(雖然傾向論同一命題不等於傾向論必然雙條件句)。
<2>根據情況1、2、3顯示，傾向論雙條件句不是必然地為真。
∴<3>所以，傾向論同一命題為假。(根據逆斷律)

最後還是必須面對此必然性論證；而莊士敦對此似乎並未明白回應；以下筆者將試圖指出這個論證是不能成立的。

3.3.3 反駁【必然性論證*】

【必然性論證*】的推論形式是有效的(valid)，也就是說，若其前提皆為真，則其結論必為真。

問題是出在它的前提<2>；筆者認為傾向論可以主張前提<2>為假。

針對情況1，傾向論可以反駁，史特勞德所設想的情況並非標準情況，因為，標準情況包含感知主體的狀況在內：感知主體需具有**標準的顏色視覺機制**，而情況1中，設想人類並未發展出顏色視覺則屬非標準情況，因此，情況1並不對傾向論構成困難。

針對情況2，傾向論可以有三種回應方式：

<i> 前面(3.1)對標準條件的討論中已表明，傾向論者可以主張固定指涉於現實世界的標準條件，那麼，情況2所設想另一種人類的情況，並非現實世界裡的情況，故而不是標準情況，所以，情況2並不對傾向論構成困難

<ii> 前面(3.1)對標準條件的討論中也表明，傾向論者可以主張並不固定指涉於現實世界的標準條件，那麼，情況2所設想，某個可能世界裡的人類具有的那種感知情況，視為該可能世界裡的標準情況，那麼，依該世界之標準情況，我們看來是黃色的檸檬，在該世界中對他們來說就的確是藍色的，而在此設想同時，我們又不必放棄或改變我們認為檸檬是黃色的之想法；依此，情況2並不對傾向論構成困難

<iii>如果情況2所設想的乃是，如果我們的現實世界演變成這種情況，那麼，(3.2)裡已指出，在現實世界裡，傾向論也容許有多元的標準條件，所以如果有一天現實世界真的演變成這種情況，那麼，檸檬的顏色便會是相對性的：同一個檸檬對某些人來說是黃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藍的，並且，沒有任何一邊需要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想法，依此，情況2也並不對傾向論構成困難。

針對情況3的回應則同前述<i><ii>。

情況1、情況2、情況3既然都不會對傾向論構成困難，那麼，由傾向論同一命題所推出的必然雙條件句也就不會因而被推翻，依此乃可以主張：**【必然性論證*】**的前提2為假。